

餘冬序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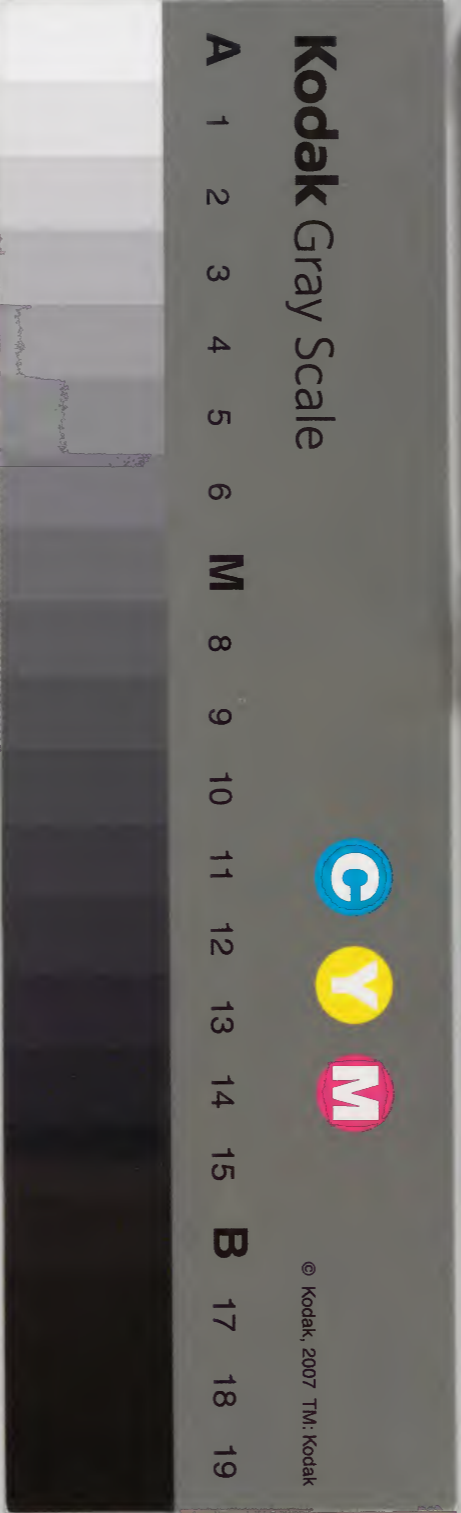
三十四卷



漢書門			
九	七	二	
二	〇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〇	七	
〇	七	二	
冊	架	函	號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22
冊數	20 (17)	
函號	307	223





餘冬序錄圍余卷之五十四

柳燕泉何

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群臣皆曰仁君也

也翟黃曰君之子非仁君也文侯怒翟黃趨出次至任座座對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黃之言且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乃

復召翟黃綱向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怒中期徐

行去人為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有一

縣綱一日司空段喬執其吏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

子高子高見喬自扶而上城曰美哉城此大功矣子有
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而以罪戮者未之有也子
高出喬夜解其吏之囚者而出之戰國夫善救人者必
先解人之怒而示之以其所樂聞然後其言不勸而自
行也若此者非夫善救人者耶漢田蚡繫灌夫罪至族
實嬰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軍乃天下壯士非有大惡
不當誅而蚡盛毀夫所為橫恣嬰度無可奈何因言蚡
短上使簿責嬰悉論灌夫支屬嬰棄市宣帝以蓋寬饒
怨謗下吏議鄭昌上書頌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
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
義之節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

少與臣卑得從大夫之後不敢不言上不聽寬饒自刎
此闕下漢呂伯恭云解人之怒須是委曲順其意說彼
不是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若他人正說彼不
是我却以為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怒灌夫而實嬰乃言
夫名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而鄭昌乃言猛獸在山
藜藿不採故二人卒不免死吳張溫被斥還郡將軍駱
統表理溫曰溫洪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議論之
辯卓礫冠群偉燁耀世世人未有及者論才可惜言罪
可恕孫權不納裴松之以為權既疾溫名盛而統方驟
言其美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誤此皆不善救
人者霍光以車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下

王平徐仁焜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先言丞相素無守持而為好言於下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為丞相故用事不可棄先於是不及千秋史臣謂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漢書呂伯徐光怒怒丞丞祖祖歷歷數數千千秋秋罪罪以以中中光光意意然然後後唐唐穆穆宗宗時時崔崔發發政政中中人人因因繫繫獄獄不不以以郊郊赦赦原原臺臺諫諫李李勃勃張張仲仲方方倫倫申申救救皆皆不不聽聽李李逢逢吉吉縱縱容容言言曰曰崔崔發發政政中中人人誠誠大大不不恭恭然然其其母母年年八八十十曰曰發發下下獄獄積積憂憂成成疾疾陛陛下下方方以以孝孝治治天天下下所所宜宜矜矜念念上上愍愍然然曰曰比比諫諫官官但但言言發發寃寃未未嘗嘗言言其其不不恭恭亦亦不不言言其其有有老老母母如如卿卿所所言言朕朕何何為為不不赦赦之之即即釋釋其其罪罪糖糖逢逢吉吉之之言言委委曲曲正正如如延延年年故故千千秋秋者者吳吳曾曾云云止止罵罵

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觀上數事貞驗之矣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令其子怒至登聞鼓院投進怒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人詢其故不答其後子由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怒力或問之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正是激宣帝之怒爾寬饒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乃再許之是益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刺器之嘗云是時救東坡者宜但言本朝未嘗殺士

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畏義莫可止之謂賊春茲錄以告諸思進言而救人者

○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請爲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諸國不恨楚之取蔡而恨蔡之與楚謀息也宋君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止不善者故爲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特罪之若

此則群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宋之群臣無不以殺鞅爲當者曹魏王操常賦廩穀不足問計主者主者曰可以小斛量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謂主者曰當借汝一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取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操則欺矣主者固罪人也周武氏時魚保家上書請鑄銅爲壓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爲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武氏善之未幾其怨家投甌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周興來俊臣並以酷吏事武氏或告興與丘神勣通謀令俊臣鞠之俊臣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取大甕納囚炭炙四周何事不承俊

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輿法因起謂輿曰有杖推兄請入甕輿叩頭伏罪甕與甕保家與輿自爲之尚奚怪乎唐開元初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鄉導以伐守忠默啜遣兵擊守忠虜之而還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并殺之廣德初僕固懷恩敗歸朔方渾釋之將拒之其甥張詔以其謀告懷恩殺釋之而收其軍既而曰釋之舅也彼尚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頸而死昔人爲將忍於杯羹而其君賞其功而疑其心由不仁也遮弩與張詔之見殺豈不且哉朱全忠圖李克用於上源克用絕城得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

乘馬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彥洪而能鬼亦難咎於誤殺者矣南唐徐知詢與客周廷望嘗說知詢捐寶貨以結朝中勲舊使歸心知詢從之遣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欵於知誥既歸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入朝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廷望處人兄弟之間反覆兩端固死道也宋齊丘相唐後主後主以其多植朋黨以專朝權命殷崇義草詔暴齊丘事聽歸九華山鎖其第穴墻給食齊丘歎曰吾嘗謀讓皇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嗚呼天道好還神埋難欺人生何苦要爲不仁不義以就人惡逆

事孰有惡而無報者乎古今書傳善惡報應之事極多而春喜此數事回於反手機發特巧故合書之使覽者快焉勝國處士王紹文臨終書示其子孫語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雖獨力亦當自為害人之事於戲語中雖一念不可妄發人能以此語存諸心庶幾所宅者厚而其發也不薄矣

○楚公子比之亂靈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殺於車下既而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秦白起以怨望誅自言我何罪於天而至是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千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嗚呼天道好還二人者稔惡至是雖悔何追蒙恬臨死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

乎良久乃曰恬罪固當死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斷地脉此恬之罪也太史公曰恬輕用民力阿意興功其兄弟遇誅何乃罪地脉哉楚公子比之繼以惡終秦始皇二世而亡天道又有在矣

○漢嚴遵賣卜城都市富人羅冲勸其仕為具車馬衣報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遵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下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尚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為我盲餘而子不足也冲大慚遵歎曰益我信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

郭彖云劉先生者居衡嶽紫蓋峯下間之縣市從人丐
得錢則市盃酪歸盡則更出一富人賂以一袍劉欣謝
而去越數日見之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為子所累吾
常日出庵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為自得袍之後
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
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在今日偶夜至市
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
前既脫與之吾心方坦然吾幾為子累矣轎車使君平
而從冲之勸其為累不有大於得袍者乎劉伯芻侍郎
所居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爐劉召與萬
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歌聲呼

至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麁不暇唱
渭城矣唐詩蓋萬錢之為累已如此世人幾賢於鬻餅
者能不以是而輟歌者有幾能為劉先生者幾人市間
尚有君平否乎冲家夜午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固
宜勞於鬻餅者矣益貨損神生名殺身真有道其言哉
○三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性儉悛嘗宿客舍
產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邪奮後
為梁冀徵其家財下獄死廣五行記鄧差南郡臨沮人
夫富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布珠品呼
差與焉差曰君遠行商估勢不在豐何為頓爾珍羞美
食估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為身口耳一朝死病安能復

進年呀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為守錢奴爾差
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食動筋敲骨哽其喉而死彼笑
林所載漢世老人老人家富性儉蓄惡衣蔬食侵晨而
不取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待已而內取錢十者
堂而隨步輒成此至於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
相復屬云我傾家贖君慎勿他與原化記天寶中相
州叟者主叟家窮城富財積粟至萬斛而夫妻儉嗇
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殮頗盛叟問汝有錢財而衣
食過豐也此人云雖有本五千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
望有餘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悞歸語其妻發倉庫
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為人所錄云何得
妄破軍振覺後數年夫妻並卒官軍固無怪乎其然也
圖安慶緒於相盡發其廩以供焉
而世有老士夫夫者猶不能忘情於是將無亦有物焉
必司其予奪哉

○卜珣少通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
兵厄珣曰吾大厄在四十一為卿將當受禍耳吾亦未
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然言之未見免也珣
曰子勿為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不能免
卿將也後珣為劉聰軍將敗死於晉陽而璞亦以公吏
為王敦所殺二人之術精矣人惟不知禍故不及避二
人知之而卒不免此非一定之數耶龍門之隱明終不
出則持節比平之命自不相及璞失身為敦參軍而後
為矯亮盜豈得不致其疑此豈數使之也則謂璞不為
公吏可免珣被聰一召即行何也卿將公吏皆有數耶
璞之言不能免也則何為甚營之躐身被髮卿刀設

苟營之而可免則所謂不能免者安在殺身之禍二人知之而卒不免也術雖精何益而人復從而請其術不已惑乎吾儒之易有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

○魏劉靈助賣卜筮術於市所占屢中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余未有誅滅之兆遂自號燕王大行臺爲於帝舉義兵及將戰自筮卦不吉以手折筮棄之云此何知尋見禽顏惡頭自言已在彭城後遊東都逢彭城王俞朱仲遠將伐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吳遵世少學易忽見一老翁授之開心符遂明占卜魏齊時以下筮知名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周末預尉遲迥亂死焉隋庾

質大業初授太史令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煬帝將往東都質諫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傳鎖質請行在所至東都下獄竟死獄中

○朝野僉載魏徵爲僕射有二與事之長叅時徵方寢二人窻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作書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問知其故嘆曰官職祿料由天信不誣也能改齋漫錄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仁宗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在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

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秘甚嚴先命乙携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携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二事未應相類如此然皆小說家所載意好事者爲之耳近觀金史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語一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竊聞之詔授言由君所賜者以五品職意謂誠由己也而其人以疾竟不及授安知世事不有如此者乎官職總由人力皆屬言總由人者得之亦是天命所假非人力也况其異如此邪宋胡宿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當脩身俟時毋爲造物者所嗤上蔡語錄知命雖淺近也要信

得及捋來做田地就上而下工夫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開工夫枉用却開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也金史宣宗聞溫敦太平卒謂宰相曰朕屢欲授太平一職每以事阻今僅授之未數日而亡豈非天邪章宗聞張萬公卒嘆曰朕迴捋拜萬公丞相而遂不起命也操一世子奪之柄者蓋亦不能回入天命之所無以爲有矣

○南部新書李德裕三鎮遷改皆有異人爲言之唯投南荒未嘗先覺按紀異錄德裕好餌雉朱有道士李終

南舟云往羅浮來見出玉象金象贈之欲求勾漏瑩者
為餌及後南遷不反乃知象者南方之獸勾漏者朱崖
之室羅浮者海濱之山李終南者言贊皇此行無還期
也則是亦有人為言之也

○唐楊牧少年廬山脩業時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
即有仙分若必仕宦位至公相然終焉有禍能從我學
道乎牧心在進取謝絕之及登廊廟竟罹南荒之厄事
北諺夫南荒之殛自其罪之所致也宋夏竦父為侍禁
時竦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為養子父止竦一子弗許道
士曰是兒有仙骨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竦
為通判又見昔道士曰尚可作地仙在成都復見道士

跨驢於市搖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

孫公談圃考竦行事墮

落固所不免然則楊與夏雖有異人之遇亦何救其平
生哉朝野僉載常頴舉進士時貧窶甚有常光者待以
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日風雪寒沍報光成名
者絡繹而頴畧無音耗方擁爐愁歎忽有鳴梟來集壞
牖竹上頴遂而復還謂僕者曰我失意無所恨兼恐更
罹災患及禁鼓鳴榜至頴已登第然則鵬止梟鳴果不
祥乎續墨客揮犀鄱陽龔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
日其家眾妖競作牝鷄或晨鳴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
晝群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
懼召巫治之時尚寒巫向爐坐有一貓卧其側家人謂

巫曰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獨此猫爾於是猫人
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
高第乃知妖異未必盡為其人禍也

○陸子靜贈汪堅老云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
值日辰推貴賤貧富壽夭福禍詳矣乃獨畧於智愚賢
不肖口純粹清明則歸之富貴壽福曰駁雜濁晦則歸
之賤貧夭禍關龍逢誅死比干剖心箕子囚奴夷齊為
餓夫仲尼羈旅絕糧於陳卒窮死於其家顏夫冉疾又
皆貧賤孟子亦老於奔走聖賢所遭若此若衆闢茸委
瑣周比以致尊顯負君之責孤民之望懷祿耽寵惡直
醜正尸肆讒慝閔蒙爵謚以辱累世道術之純駁氣稟

之清濁識鑒之明晦將安歸乎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
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辯不在盛衰
而在君子小人今顧畧於智愚賢不肖而必以純粹清
明歸之貴富壽福駁雜晦濁歸之賤貧夭禍則吾於五
行書誠有所不解生盍為我言之堅老蓋談命者也吳
伯清作蕭佑字說云談命者蕭佑字順夫言人貴賤貧
富壽夭多奇中吾戒之勿易其言也夫幹支之合有從
乖經緯之離有淑慝而人生所值之不齊所以為昏明
粹駁之分也吾意天之命是人也得其明且粹者宜其
貴富壽得其昏且駁者宜其賤貧夭而或不然何哉此
吾所以戒之勿易其言也詩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孟

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然則斯命也佑之者天也順之者人也天也者不可知者也人也可知者也諸所言者天乎人乎此吾所以戒之勿易其言也因書之爲字說以贈之伯清是說蓋即子靜之所疑者然則談命之術有中者乃何理乎純粹清明所以爲聖賢而不必於貴富壽福駁雜晦濁所以爲愚不肖而不必於賤貧夭禍明且粹者古人不免賤貧夭昏且駁者今人或以貴富壽乃是天之所命氣之所稟又有或厚或薄或高或下或長或短之不齊聖賢或稟之薄而愚不肖或當其厚故爾朱子嘗語門人云清明之氣爲聖賢昏濁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者爲富貴薄者爲貧賤夫子雖得清明以爲聖而反貧賤便是稟得來有不足顏子又稟得短者所以又夭又云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短者夭折此必然之理談命之術若能推到此則無有不中者矣

○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蒼山天大風晦盲孔甲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撿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漢鄧通得幸於文帝賞賜巨萬以十數有相通者曰當貧馘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巖

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及帝卒景帝之世通
免家居人告通私出徼外鑄錢下吏盡沒入之竟不得
名一錢寄死人家嗟夫富貴在天人其能遠天乎人之
可恃莫如天子而天子不能回人之所無以爲有觀於
二事世之齷齪者可以息妄求過覬之心矣

○後魏孫紹遷右將軍大中大夫引吏部郎中辛稚而
衆中竊謂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
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今
人推人生命術唐則有李虛中後之言命者又比虛中
詳矣宋人記昔軍校與趙懿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
有一人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小小陞轉則軍校亦

微有譴訕此不知以何而取咄咄蔡條叢談陰陽家流

窮五行之數術不得爲無至一切聽之及桑人事斯跌
矣古之人行道而委命不教用臆中以爲信也先曹公
生慶曆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爲辛亥在昔幼
時言命者或不取之及逢時遇主而後操術者人人談
其格局之高足發賢者之一哂爾大觀改元歲復丁亥
東都順天門有鄭氏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
適與魯公合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人亦爲之
傾尊長則恣聽其所欲爲始年十有八當春末携妓從
浮浪人躍大馬遊金明池晚自花中醉歸馬忽躍入波
中水浸而死文文山贈朱斗南序甲巳之年生月丙寅

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
二十而盡以七百一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
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
矣考天下盛時九州戶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七八百
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未可量而
其所得四柱皆不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
閭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不相似者以耳目所
接推之常有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
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
二十其中人生姑以百歲為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
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

矣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
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
有淺深則命之布於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壽夭
變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
千或萬同時受氣然其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凶者直
者被斧斤者歷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俾夫
命之同有矣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此三命之所以推
有十有一耀之說也張端義貴耳集數十年來向時之
術行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
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時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
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

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監司郡守帥閫者日以殺人為事乎老者歎服夫命關於氣運局於方向歲月日時之同不足以一槩其吉凶也

餘冬序錄卷五十四

餘冬序錄厲身卷之五十五

外篇第三十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新裁之論士之品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

有志於富貴者按晁氏客語中已有此語客語云有志

不足論也有志於富貴則其功名富貴不足論也

○尹和靖嘗言學者所以學為人也朱夫子五歲誦

孝經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即不成人

○春少而剛福事後不能無媿悔常書晉人衛玠情恕

理遣之言於所居屋壁以自省安得如所終身無喜怒

於色耶齊劉詩自少至長無喜愠色每於可競之地輒

以不競勝之或有陵之者莫不退而媿服宋范忠宣公
矯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
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
地位也或問呂光祿原設為小人嘗辱何以處之曰上
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嘗辱自無忿心下焉者且思
我何等人彼為何人若復答他却是與此人等如此自
處忿心亦自消也春於是常默誦之堯夫之言乃人有
不及可以情恕之精義原明之言即非意相干可以理
遣之正疏也而今而後庶幾其寡媿悔乎

○古者重原世刻子之言著於左史魯仲舉輩善論
姓氏見稱于國宗派之傳族指之繁踈戚久近昭穆尊

甲之列固不容無考也藉談不識其先而郭崇韜乃妄
哭他人之墓取譏當世何如哉世之為大家者譜故必
作然必要之有據而後可有據則實實則明明則可傳
無慮於繁而自別矣

○宋荀伯子為臨川內史常自矜藉蔭之美謂王弘曰
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爾宣明之徒不足數也此齊
崔俊以藉地自矜謂明少遐曰余每謂盧元明日天下
盛門唯我與余傳崔趙李何為者哉崔暹聞而銜之諧
之文襄絕俊朝謁夫蔭藉豈可自矜有志之士聞人有
言亦當媿懼不暇矧欲矜銜且又以此取諧於人乎
○或問交道難易張范之義能通於幽明之間而蕭朱

之好不能保於始終之際子謂難邪易邪大抵世人契
少金蘭讒多貝錦歷觀今古足透其情父子兄弟夫婦
之情人皆得間之而况親非同生情異佳偶者邪所貴
在我全交躬自辱爾魏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
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
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
聞流言不信纔可善終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
不輟口今因睚眦遂成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
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嘆夫若胡質者所全多矣
○朋友居五倫之一親非並生恩無預施聲跡不必遠
邇久近為異而等諸父子君臣兄弟夫婦間其重蓋如

此人豈有二本乎手足可別求室家可相濟乎今之人
知不可也而朋友間乃不復加擇非金石而金石焉異
膠漆而膠漆焉易號同心禮稱合志者誰能辨之何今
之人之多友也韓退之有言平居許與何足信少臨利
害反眼不相識擠之而下石者皆是也遷史謂張耳陳
餘始為約時相然信為刎頸交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
勢利之交古人所羞吾觀今之人希不坐此者一臂之
好半面之契他日勢資事接而自託為平生之二天者
又往往而是也嗚呼朋友道絕久矣今之人不復知以
此責人雖谷風之詩不見於後世矣何怪乎今之人之
友之多也記禮者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夫死亦可以

許文特以親存不許耳隨武子忘其身不遺其友是身
可忘友不可遺也左儒爭其友於其君之前謂君道友
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其交重如
此故論朋友之道者又曰患則死之死一而已友可多
得邪曰朋面友世固不之入也君子於此可為焉而已
乎漢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
大人方願交權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
也魏張遼與其護軍伍周有隙就刺史溫恢求交胡質
質辭以疾遼出遇質問其故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
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是以可終武南伯真
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置而今以睚眦成隙如質才
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今之君子觀於此庶其免輕交
易絕之悔乎若魏傅嘏不交何鄧唐元敬弗狎房杜一
則避禍一則遠勢君子處世之道自合如此不假為友
道言也

○春嘗歎今之世友道喪也久矣夫人有同鄉者有同
事業者有同寓者有同役者有同遊行者其違則有同
舉者有同朝署者有同官者因時遷事或暫或久莫非
友道在焉外貌詳附不勝其膠漆者有之而其中每每
冰炭秦越嗟夫世之人幾何於此矣不必俟臨利害時
已有如韓退之之所論者矣故人情相交有厚有不厚
又當於別焉見之相與也深其情也厚其別有不客然

然者吾儕輩旅中道次所接遇有一日之雅半面之識
皆不可謂非相友而情之所關微矣萍水鴻泥聚為適
聚別不以告不以送別亦不覺其所以別也故余嘗曰
今世之人其友道在其別於別得其厚而推其友道之
終始於今世之人庶幾其不失乎

○小德出入乃大德之累也東坡告王定國薄俗好點
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東坡曾傷於虎老更事變遂能
為人言之從來士夫以小疵累大德者多矣孔門脩身
之法日慎一日豈怕有人來點檢耶

○某生名華比行問字於子字以實之昔朱子門人來
辭有曰蓋卿者乞贈言先生曰吾所言多矣歸日宜着
實作工夫曰呂父者請教焉先生曰不在多言當從實
作工夫周謨寒泉之別請所以教先生曰議論只如此
但須務實請益曰須是下真實工夫未幾復以書來云
臨別所說務實曾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
在此處信州一士人來見先生臨別送出舉指云贈公
務實二字實之行乎華求之朱子之書於言行上點檢
自有餘師吾無以贈子矣

○逆瑾時人才無論矣消磨世界今何以異昔百官差
除曾無一久任者內之侍郎而下員外而上外之布政
而下知縣而上二三年間奔競者必顯擢恬退者亦左
遷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二年有成今日

人亦其皆孔子之徒歟張詠在蜀嘗云只一个信五年方做得成此事誰當念之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攬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歟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歟

○慈溪王汝言曰德如方才如圓安重方正德之象也流通敏達才之象也凡天下之物其方者必不足於流通其圓者必不足於安重故人之生也德勝者恒少才才勝者恒少德理氣之自然也惟聖人則方圓俱全才德兼備焉

○王嘗謂春曰天下者勢而已矣其勢之盛也如河之決雖賢智無所施其力及其勢之衰也如火之息雖庸愚得以收其功善觀天下者惟能知天下之勢斯可以成天下之務苟不能知其勢當其方盛欲強力而折之遇其將衰猶安常而守之皆不可以言智矣

○人有常言為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除弊如解懸民心即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興怨故二者當有先後至於二者之事則又各有先後也然非真知利弊之詳的則是非混轂吾以為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為害以為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為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

而害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己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

○雲南廣西在處土官割據蠻洞彼此讐殺貽患地方朝廷每下撫巡司府官員撫諭動經數歲不得停帖是雖夷性醜拗亦撫之者多貪利之人以養成之如雲南木邦孟養廣西思恩近日之事其酋明云司府官不過一狗乞與一大骨頭便去矣今日縉紳遇骨於地不信然而寧者幾人悲夫

○軒冕不足為吾高而塵埃在我或有所不得避昔人謂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然則處塵埃之內不可有市井之習

○乞水西江以救已涸之鮒假人越客以極已溺之子其勢不相及也

○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於智伯

○張湯之為父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歆之為子而有劉向之父許敬宗之為祖而有許遠之孫韓侂胄之為孫而有韓琦之祖人之賢否不繫於世類於舜禹朱均已見之矣

○一友人不得志自詆云罵聲成風誰忍弱此群怒浮譁如川事實源於小許泣隅兮人不沒郵門閭闔兮汝

徒自苦眼昏多淚盍內流以潤腹齒惡舌存不如緘口而無語也

○呂氏春秋列精子曰孰可當而鏡其唯士乎人皆欲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此唐太宗所以有以人為鏡之說

○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耻躬之不逮也

○君子有行必有以異乎人所行有以異乎人人必愧乎其所以行是故異人甚者人歸責焉愧人甚者人歸仇焉我責我仇何以自容於世是故君子動不如靜言不如默顯不如隱外之不如內也

○道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孫言於室滿室於堂滿堂孫不求之身而直寄于阮谷堂堂之間不存以知道與言矣

○才之效用從古難之人曰非才之難其用才難也春曰非其用才之難其得全才難也以代論者曰古人未嘗借才於異代以地計者曰何地不生才以人評者曰人各有所長也世豈不有楚材而晉用者有虞魚心而秦智者有優乎趙孟不可乎滕薛者言位至丞相損於治郡而器堪社稷困於百里者豈其人之非才才當其用之難也用適其全之難也堅於立或脆於行奪於為或難於受完於應或殺於守簡弗任繁而勝繁者或惡簡

亦稀當新而期鉅者常畧小書猶知人情而其難之用
不之難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全才之難得也

○易太傳言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春嘗為之注曰
時未至有其器無所施時既至無其器不可為時之所
遇者事也事之所成者功也時有難易器應之事有大
小功隨之然則卓然瑰瑋之士懷抱利器斬用于時而
不待時而動其何以能動而不括出而有獲夫物固有
用之弗盡者大而用之小也有盡用之弗逮者小而應
之大也成器在我隨事之來無小無大大則成大功焉
時果有難易乎人患無其器耳漢虞珣為朝歌長曰事
不避難臣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不別利器此吾立功時

也既到遂平縣境群賊以將畧聞遷武都太守擊羗破
之進拜司隸校尉勳業著于范史升卿非易之謂藏器
於身待時而動者乎盤根錯節乃別利器地升卿緣此
於武都成大功焉然則有其器者亦必因事而後見爾
○宋司馬公告其君言臯陶稷契夔龍伯夷垂益在唐
虞之際皆守一官終身不易今群臣才非八人比乃使
遍居八人之官三年數月輒易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
成不可得也厥後陳校書俊卿亦以是言告其君夫振
古得賢莫盛唐虞入之才性各有所能事功在人必得
久於其任然後能盡其所長而可以責其成垂益之任
蓋周官六卿司空之任今工部尚書之職也垂為其二

益主山林與諸賢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世乃
久而弗易也帝世庶績咸熙豈非久任之効歟論者以
爲此數君子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亦未必能盡善
如此而况於後世哉董江都謂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
官者不免廉耻賀亂賢不肖渾淆自此朝魏崔典銓創
制唐裴作循資格以來誠有此弊然視温公所謂銜竒
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朝廷或以衆
言賞之匪人得爭進者格制其不猶善乎

○人之所謂賢者謂有才也謂有德也國家之所爲求
賢者求有才也求有德也才與德在人無不見之其言
與其行者然士方未用時上之人隔於勢分不能一切

知之是故屬諸有司試其言於科舉之場而占其行於
選任之地言可以知其才也亦可以知其德也行可以
觀其德也亦可以觀其才也科舉以文字第高下而經
取其一于前列稱進士依甲第名次而臺諫
獨擢於不恒名要職此又在有司深所加意預以其才
與德而望焉者考課之法肇自虞世漢宣帝嘗詔御史
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我朝考課一本諸書官滿三年
乃一考冊備書任內行事功績屬官則先考於其長
書其最目轉送御史核焉亦書其最目然後以歸吏部
稽其治狀爲之殿最則此又風憲之所當有事焉者然
則進士之選與爲魁元權要職而適及考課際可無以

有衣見者邪

○國之無事然後下有藏富之民朝野皆安然後山林
得遂慕高之士人有恒言曰君子世治則出世亂則隱
隱於亂世亦豈易哉彼非才非德而藉空名矜沈寔曰
里以自奉者真何人也真何時也沈存中筆談曰曼卿
居蔡河隣一豪家日聞歌鐘聲家僮數十常往來曼卿
之門曼卿問豪為何人求欲見之其人曰即君素未嘗
接士大夫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意似欲相見符
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往坐堂上久之方出
主人頭巾繫勒帛都不具衣冠相見無拱揖禮引入一
別館供帳赫然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

紅牙牌十餘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一盤
香饌名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餘人各執肴
果樂器粧服人品皆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
作群妓執果肴者並立其前會罷則分列其左右酒五
行群妓皆退主人入署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
豪者之狀駭甚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曰試使人通鄭
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其近隣云其人未嘗與人
往還雖隣家亦不識其面也張芸叟南遷錄潯陽有孟
氏者世業漁門闌蕭然竹籬數椽孟生出見葛衫草屨
容止語言與江上漁人無異就茅葢一罌左右皆漆器
腥穢逼人稍即廳事如富貴家頃間延至中堂據題軒

搢皆以髹塗間之雕采器服粲然奪目至於滋味羹蔬
莫不旨嘉久之出妓女三四人皆百金之士服飾聲樂
所傳皆京師新聲使人終日恍然蓋任俠隱身而致富
者譏澹雜識少時見東坡言世有豪傑之士隱而不見
於世者吾鄉某君子世居眉山之中夜葬其先君時會
期日已逼而墓磚未足謀於人皆曰往見此君則立可
辦但多游獵又所居山林曠絕試往圖之破瓦兩日始
得至其居候至日昃方見其從數騎歸乃少年也既通
謁少年易服出坐定問故坡具以告少年曰易事爾已
具飯且宿于此當令如期辦所須少頃數青衣晚進盤
食皆今日所擊鮮也進酒數盃飯畢始從容對榻翌日

遣僕馬送坡下山三日無耗及下手破瓦至晚磚猶無
一口至者甚以為悔明日曉視其墓地之側則五萬口
斬斬然羅列矣衆皆驚歎事畢再往謁謝不得見送所
直亦不得遇末與竹翁談數樓叔韶初入太學與同寮
交厚善文語似鄙吾欲至一處求半日適君但息聲則
可借往護敬讓出城買小舟延緣蒲間將十里舍舟步
小坡道微行得精舍門徑絕小而松竹花草楚楚然友
款于門即有小童應客主人繼出乃少年一僧進趨有
富貴家氣象揖客坐款語一刻許起推西邊小戶入華
堂三間窓几如拭玩賞者亦奇與侍童點心素膳皆其
芳精好德器命推門入湖當前有頃其外連山橫陂樓

觀森列夕陽反照得碧紫翠互相發明漁歌菱唱隱隱
在耳騁馭文之管取塵尾敲闌干數聲俄而小畫舫傍
湖而來二美人徑出登岸靚粧麗色王公家不過僧命
其酌指顧間觴豆羅陳窮極水陸左右執事僮奴伎好
杯行美八更起歌盤觴十餘巡夜已艾僧復引客至小
閣中卧具皆備曰姑憇此遂去友醉大鼾樓獨彷徨不
寐寐將曉僧至盪櫂畢引入一院剝作木窻巧簾幙蔽
窺庭下奇花盛開芬勃香氣小山叢竹位置愜當回思
夜來境界已迷不能悟迨具食則器用張盛一新食品
加精獨二姬竟不出食羅出門由他徑絕湖而歸樓為
惘惘累日彼真何人也哉今其時有此人能復容於

里而官府不得聞其姓名者子孫公談園滕達道錢醇
老孫萃老孫巨源治粟中同在館中花時人各歷數京
師花最盛處滕曰不足道約旬休日率同舍遊三人者
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入小巷中行數步至一
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
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主人
曰此中不覺諸公且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欄畫楯
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者主人去比未
足佳願指開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時在諒閣中萃老
薛之衆遂去萃老嘗語人平生看花只此一處其盛可
知彼時京師地上人蓋有如此不聞於人者宋史張惟

孝襄陽人幹官鍾輩英見而異之謂曰今日正我輩趨
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輩
英羅致宴仲宣樓因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
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
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
肅上至公宴下及墨山游陪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孝
曰朝廷負人福難禱易聊為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
不可得也時鼎沸五州已危於是擊鼓耀兵不數日眾
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割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
物色之不可得此其以蓋必有以大過於人者矣今之
特誰謂無其人

餘冬序錄卷五十五

餘冬序錄則且卷之五十六

外篇第三十一

柳蘇泉何上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呂舍人宮箴當官之法有三曰清曰慎曰勤其言出王
隱晉書李康答司馬文王之問有曰為官長當慎當清
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又斯三者慎乃為先清不必
慎慎必自清其言如此

○呂居仁童蒙訓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
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欲自害豈能害人前輩
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若詳處之則思慮
自出人不能中機也張子韶廣淵錄或問當官事如

何子韶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任職治事加
以滑使奸民窺伺機便以成其計非特害人甚害於己
衆氏客語奪若各教一初任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
謹和已開命矣緩字未論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字緩
字便是待之謂也春於此得言佩焉孔子告子路云溫
而斷可以抑奸抑奸在斷而必先曰溫使彼不得乘吾
之躁急暴怒而加害也溫者和緩之謂也因書以自警
○呂居仁記前輩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私
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意春嘗侍
西涯先生論及近事先生云少年初仕承上臨下寧
一一中節惟盡心裁斤評停自熟若公玉性雖少年不

可有秀身性至老不可無也其人以爲性作官如何
不暇罪春曰某人輩至而富貴人已別狀待之既膺命
服猶習紈綺故態奢傲自恣竟拉清議小懲大誡非不
幸矣獨念今班行中士夫在諸生時高談古今歷詆卿
相孰奸孰貪孰調孰讒孰爲蔽賢孰爲系矜孰爲附勢
孰爲弄權孰與世浮沉孰模稜兩端心有定見口有直
言自誓一旦出身事主邁往之氣正正堂堂必此是懲
莫或免焉及錯置曹司回翔中外能復持舊論者人
宦成伊邇患失彌深能復存初心者幾人爲鄉爲相能
去奸去貪去調去讒不蔽賢不系矜不附勢弄權不與
世浮沉模稜兩端而見警於後來者幾人而人越趨

一
一
一

囑需媿媿骸骸棄其平生以致高位容非其幸乎如國
家事何春惟今日服官政者有公子性者未有無私罪
者也然其罪小小纔足以禍已無秀才性者似可無公
罪者也其罪大大將至於禍國先生撫掌曰有是哉
○莊子有言為善無近名宋杜衍謂門生曰作官第一
清畏無求人知求人知則同列不謹者必譖已為上者
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
媿於心可也此蓋衍平日之所以自全者晉武帝嘗問
胡奮卿清何如卿父奮曰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唯恐
人不知夫清自我守身之德而有意乎恐人不知使居
今世將有不勝其近名之悔者矣

○傳稱子產為政以不忍欺按孟子或有謂子產生魚
者子產使技人畜之池技人曰始舍之而南然少則洋
洋洋然愍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技人出曰
孰謂子產智乎既食而食之矣是之謂君子可以欺其
方然則子產安在不忍欺也淮南子子產治宣父巫馬
期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曰此子所
為漁者欲得也今而釋之何也漁者曰子產不教人取
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
季子之德全矣使人閭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無則民
不忍欺若子賤可也

○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

門豹治鄴民不敢欺蓋子產仁而且明子賤清靜爲治
豹立威御俗故也優劣之分晉鍾離等告其君者有定
論矣或問韓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
威何如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然有不須威而能濟者
公意以德不足者必行威耳噫德誠至於使人不忍欺
之何事有不可濟者乎

○古人立法雖善文必有弊因其弊而脩之使復其初
則善矣若見其有弊而併更其初法此三安石之所以
禍天下也大抵變法最難苟非能通天下之志之人長
慮却顧有以深究利害重輕之所在未見其有獲當者
也變而不當利未能興而害貽於無窮矣

○宋時郡縣歲收朝廷應入錢糧之外又有一種入庫
公使錢不知何項辦此州郡庫公使錢所謂無碍官錢
官得使用如備錢般家錢之類於此取之而有司又得
以爲送遺餞宴過往官員支費呂居仁官箴云當官取
備錢般家錢多爲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所喪多
矣殊不知此數吾分外物也其送遺人者朱子作郡亦
嘗用來只是用得分明隨官高下多少定爲之例不至
如他人並緣爲奸且以市私恩耳語錄云見人將官錢
胡使爲之痛心兩爲守皆承弊政之後用錢並無分明
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所向爲厚薄某問胥吏向時
直是如此於是立爲定例看何等官員過此便用何等

例送與之自後遂得公溥凡入廣小官亦有五千之助
及此觀之庫積不為不多豈即今開刑取贖物耶抑均
徭歲剩數也朱子言當時經總錢牙契錢倍契錢之類
有被知州贖匿通判更不敢與爭者今日無經總制錢
額客引錢有有處有無處田產契錢在處皆有而不甚
多有司謂之堂食公用歲終庫收十無二三其間刑取
贖及均徭剩餘數法應入庫一毫不許擅支然齷齪掌
印相承贖匿者不為少不知當時何以能辦此今有司
錢糧合徵外在法不許一毫擅支凡有公使上司衙門
行移府州縣所謂動支無碍官錢者特浪語耳今欲辦
此固非難事然必愛民惜財廉而有為者乃可致之郡

縣擲比安得皆其人乎若過往官員公差人役無動官
錢以送遺例有司以此但只責在見役里甲頭會箕歛
雇夫雇馬買辦下程種種出備衝要道路日費不可言
國禁雖存人情難抗若之何而小民不告窮也

○宋陳邁經制七路治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邁創議
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
倣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天下相沿有經總制錢名目兩
人始也當時言官謂妖賊陵暴州縣唯搜求官吏恣行
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採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
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蓋貪汙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騷
動不知藝極積有不平之氣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

可為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事願采辦官吏姦賊尚仍
舊習者按治以聞重寔于理其有以驗斯害矣斯害後
世豈可復效乎

○宋王居正言省費不如省事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
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
而徒示人以弱此言亦今執政之所當知者

○李昉垂厓語錄載張公詠在城都嘗感異夢召黃丞
事兼濟問其有何陰德黃曰無他長但每歲禾麥熟時
以三萬緡收糶至明年民或艱食即與元糶斛斛不增
價糶之在已初無損於人則頗獲濟垂崖嘉歎遂坐黃
而拜焉春嘗謂黃此事今日士夫居鄉自可量力做為

若有司以此施諸條格為惠不細及觀張子韶橫浦錄
云忠定公治益多愛利之政其大者公嘗以蜀地素狹
瘠者舉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
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
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糶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
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饑色然則此事公當時已著令於
蜀矣黃之事固宜有當于公心者公豈其有感於黃所
行而後推之官耶宋名臣事實張詠守蜀春糶廩米價
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
保皆坐不得糶民少敢犯法及後議者格不行窮民無
所濟去為寇王晦叔知益州乃奏復焉蓋即此事耳春

謹合書之以告諸有志者

○趙德麟言當官有三樂凶歲浚災每自請行放數得實一樂也聽訟為人得其真情二樂也公家有粟可賑飢民三樂也以春言之不如無凶歲之為樂也不如無訟之為樂也不如粟積於無用之為樂也

○蘇亮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百姓饑時恐無策也朱子在浙東旱時欲逐解使和推排有米者分戶高下出米就委其鄉之聰明誠信者處之以為聰明者人不能欺誠信者人不能欺若昏懦之人為人所給譎詐之士則務欲容私不可使也此朱子當時亦未及行而告諸門人者

○宋葉左丞夢得避暑錄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歿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刺賑之錢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臨長或來識認耳余為閱法則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絕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署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令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

溝壑而置之。強保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春按金史章宗將下詔以示四方。張行簡奏曰。往年饑民棄子或勾以與人。其後詔書官為收贖。或其父母衣食稍充。即識認官亦斷與之。自此以後。飢歲流離道路人。不肯收養。肆為捐瘞。餓死溝中。伏見近代禦災詔書。皆曰。以後不得復取。今乞依此。流行上。是其言詔書中行之。然則金此詔。蓋宋法也。竊得之所言者。尤當預知。以備緩急。金宣宗南遷。聞汴京穀價騰踴。扈從人至。則愈貴。問宰相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來高汝勵獨曰。物價低昂。朝夕或異。然糶多糶少。則貴蓋諸路之人。輻湊河南。糶者既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糶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小而難得者。穀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當先其難。後其所易。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鈔則穀價自平矣。信乎處事不可以無術也。

○五代晉天福間。南唐括田定賦。每正苗一斛。別收三斗。糶民鹽二斤。謂之鹽米。隨苗附籍。朱批帶納。後周世宗取淮。鹽場入周。鹽遂不支。宋平江南。收米如初。祥符七年。運使陳靖元豐五年。提舉劉道皆言。此民病也。法當豁除。疏留中。未行。宣和言。利之臣。忽增為六斗八升。二合。民力大屈。紹熙中。在處守臣先後建明。陸續均減。

而在饒者迄宋末始除事載馬端臨咸苗記可考雖然
此事在宋時故屬南唐諸郡也然耳他州無此害也國
朝班戶口食鹽於天下而歲收其鈔曰戶口鈔蓋以鹽
課鈔也今鹽不班已數世矣而民歲出折銀錢戶口鈔
如故天下咸病于是然無一人言于上者
祖宗之良法美意不得推行而不流之弊文不得停止
良可慨已

○役法難均前代已不能無病于是朱子嘗言鄉有闊
狹富豪有多少狹鄉富豪僅僅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
蕩惟彭仲剛作臨海縣先計其闊狹多少中分而均役
之民甚便焉雖非法令之所得為然使民宜之終不能

變也春按彭之所為今法令無不可得為者顧有司用
心何如耳今日之法戶列九等門分三則鄉鄉不能無
上中下戶雖上上戶不能無中下門所謂富豪有在此
鄉稱上上戶而曾不比於彼中上戶者有在彼下上戶
而可當此上中戶者為州縣者若只計其闊狹多少而
不計其事力高下槩加通融亦未見其能均也馬廷鸞
併都記引梅菴先生所言以明金山之事此只是衆學
易舉之術耳併都併里今日乃極不得已事也
○元李存義役諺云八都安在最下都易水易旱生理
無奉公徃役名主首半是摘弱擔柴夫或因苗麥僅升
斗遂忝殷實元空虛十中得一稱上上戶亦膠當辰砂

朱五更飯罷走盡邠水潦載道歸來輔天下未平諸鎮
碎每以附近先供需課程茶酒率陪備所取益米何鑑
錢逃糧逃金不待論職田子粒尤難輸公家督促過星
火唯聽種轉生虫蛆幾年辛苦堪容蟻一界了畢鍋遊
魚間逢賢宰相憐恤蘇息無術空嗟吁省符郡帖一朝
下義遜得許從鄉間徐君更足好義者率以公正人爭
趨同時共事數君子但有贊協無吝且出多出少由厚
薄若小若大皆懼偷支吾縱廣非獨力傾助能幾咸安
居移東走西幸免矣那上趨下歸誰歟不聞隳突到雞
狗但覺和睦安黎鋤願依此舉更堅久美事無以三年
絢春茲錄之告諸郡下郡其獨安仁乎李存義謠謠不

義之役幸可圖古人事是今人模

○洪武十九年議定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為班更
番赴京輸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行間工部侍
郎秦遠復議量地遠近以為班次且置籍為勘合付之
至期齎至工部聽撥免其家徭役著為令於是諸匠便
之

○漕河六方歲役甚夥河邊郡縣常籍鄰境貼助故有
沿岸夫廠之設而黠胥猾吏並緣為奸所司在遠日用
多少不得周知民困出錢無有紀極主者卒無法以處
之昔宋熙寧更募役法常平使欲槩州縣民戶羨之相
補程之邵曰此法乃成周均力遺意當各以一邑之力

供一邑之供豈宜以此邑助他邑哉於是一聽之邵所
為德理今清河之人能推之邵之所為其於郡邑之
民必可均而無弊矣

○宋制縣主簿專主簿書其民事與令丞通行簿書
治則民之力役之征粟米布縷之征無差紊者因之兩
造之訟五刑五罰之獄亦簡矣南渡後庶務繁委刺史
部使者之掇無虛月凡郡縣之政無不周洽是又不減
於一官一職而已也程迥為餘干主簿廳記如此主簿
之職凡一縣之簿皆得而領之民下有簿保伍有簿學
有簿受詞有簿三一下都一送案一正抹限有簿三十
逮至有簿繳有簿諸司及守判皆有簿准帖牒皆有

簿受外州縣有簿佐官中有簿出榜有簿凡財賦之入
皆有簿自始至門皆有簿入出庫皆有簿復有給俸簿
給庸簿土官錢報籍解比簿自餘公君又有所謂總簿
蓋無所不勾稽可以正典常可以糾奸慝可以理財用
可以安邑民近日居是官者自二稅以省庫之外無與
焉號曰冷局無感乎為縣者之務其繁也揚簡為樂平
主簿記如此朱子語錄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
簿書皆當管集向為同安簿許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
點對僉押以免吏人作弊然則官大小無不無熟在人
盡心焉爾矣就此一小官言之其職之衆廢可考矣
○今勘合之制自洪武十五年始在京五府六部都察

院衙門各置簿籍二扇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押印完畢外號底簿發諸有行都布按司直隸府州衛所收掌內號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凡行移在外事務發勘合科填寫號紙下各地方比照珠墨字號相同將開去事件奉行完報如號紙盡絕照字號編接如前各該司府州衛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并底簿拆粘具本奏繳仍具青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此即刻木剖竹葦好弊之符契也始時半印紙交藏內府臨用赴領行之既久因建言者而制益便焉二十四年豐城典史馬聚言今置勘合為券印以字為號次第書之彼此各藏其半凡徵收必合而驗之同然後行甚

得革弊之道近聞各司惟以帖委吏胥以督所部少不如意輒加箠楚而其事反害及於民伏乞增置勘合付諸司聽其填寫差遣事畢繳報所司亦必不敢輕發以病民而凡事務亦不至久曠也今日之事亦顧在奉行者何如耳

○印信唐以前莫詳其制竊計唐時諸司因官置印決已非一宋時凡各衙門長佐官員皆有印官有員外置者係兵刑及專達與給納官一切文書各用所請之印行之南渡兵火散失諸司往往借用舊印有以不便請者又因費重而止或問朱子奏狀還借用縣印否曰豈惟縣印縣尉印亦可借某在同安作簿去州請印時有

指揮使并一道家印詹吏得錢方給足知當時縣簿尉
官亦必有印方行文書朱又云其時有縣丞用漕使印
者蓋諸司舊印借用上下彼此皆所不計唐宋間人會
際非常倒用印以濟事者有之其因而惠惡長奸者亦
不可勝數矣我國朝建置諸司司置一印以長官掌長
缺則貳署政繁之司官則雖多印無二京官十三道御
史巡按有巡按印外官按察司副使僉事分巡有分巡
印於本道本司印自是判然六部都察院侍郎都御史
等官出而撫視行勘則給關防關防之製又自與印信
別我朝制度過前代者此亦一也

餘冬序錄卷五十六

